歷史與空間

■ 馬承鈞

「茉莉軒」前憶渥公

來海南，提起謝渥之名，稍通文史者都會伸出拇指，稱讚這位封建時代報國親民的「父母官」。謝渥官職不高，執政能力卻很高。筆者根據史料記載和民間傳說，沿着謝渥在瓊的為官路徑，追尋他不凡的人生軌跡，倍覺其精神可圈可點，堪稱楷模。

謝渥是世家子弟，東晉名士謝安第十九代孫、大宋兵部員外郎之後。謝氏祖籍河南太康，後移居江南，先是浙江富陽、再遷福建晉江。謝渥從小飽讀詩書，胸懷「齊家治國平天下」願景，獲取進士，南宋紹舉二年（1132），三十出頭的謝渥以「賜進士特授文林郎」身份出任海南臨高縣令。上任後，他遵循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」官箴，夙夜在公、勤政為民，卸任後又落戶臨高，「日食海鮮三餐飽，不辭長作臨高人」，真正成了一名臨高人。

謝渥的功績是全方位的。他甫到任，見當地縣治混亂，文化落後，全縣兩萬百姓多以打魚為生，任肥沃土地野草叢生，以致民不聊生，這讓出身江南魚米禮義之鄉的謝渥憂心忡忡。當地人見新縣令年紀輕輕白面書生，也不抱什麼希望。好事者還送他一句上聯：「雁自北來，遍地鳳凰難立足」，謝渥當即對出下聯：「日從東方，滿天星斗盡低頭」，表明自己改天換地的決心。鄉民見狀，便拭目以待。

嚴峻的現實令謝渥將改革弊政、開發臨高作為自己「第一把火」。他察看地形，發現文瀾江畔的莫村（即今日縣城一帶）地勢平坦、土地肥沃，決定將縣治從西北隅的富羅鄉（今東營鎮）搬到莫村，親自設計規劃，以節省和質量為原則進行建設。他親臨現場、指揮施工，常常忙得廢寢忘餐不可開交。半年工夫，一座像模像樣的新縣城便初具規模，各項吏治也逐漸完善，百姓耳目一新，覺得有了希望。

當時「南蠻之域」的瓊島生產力低下，還處於刀耕火種的時代。謝渥深諳「三農」問題是一縣之本，他的「第二把火」就是開發農業、發展經濟。他胼手胝足跋山涉水，鼓勵鄉民開荒造田、廣種水稻；他帶來中原先進農耕文明，指導農民按節令春耕秋收，向他們推廣犁、耙、鋤、鐮等先進農具，手把手教他們馴牛耙田、深耕細作；他還幫老鄉製造和使用龍骨水車和戽水灌溉技術，傳授中原種桑養蠶、種麻織布技術，讓臨高人心頭一亮。奮鬥者是幸福的，見臨高逐漸展現「春風送暖萬物新，男女老少忙鍾粟」景象，謝渥緊鎖的眉宇終於綻開笑靨，民眾更是歡欣鼓舞。翌年，臨高發生百年不遇大旱，江河乾涸、稻田龜裂，致顆粒無收，謝渥急不可耐指揮民眾抗旱救災，又千方百計賑災救濟，幫助群眾度過荒年，令災民感激涕零，對新縣令也擁戴起來。

文化是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。謝渥深諳文化的重要，其「第三把火」就是開發教育、培養人才。上任當年，他就奔走呼號、籌措資金，在縣城文瀾江畔創辦臨高第一所學校——臨江學館，公務繁忙的他為學館注入巨大精力，他請來縣內孩子入學讀書，一時學館書聲琅琅，氣氛喜人。他還讓人廣種茉莉花，使學館花香四溢，遂成臨高一景。臨高畢竟偏處海島，遠離中原文化，學館開辦多年雖有起色，但成績不顯，作為臨高文化開拓者，謝渥又暗自傷神，焦慮起來。

紹興十八年（1148），南宋名臣、文學家胡銓（1102—1180）因力反奸相秦檜主和遭秦陷害，被貶海南吉陽軍（今三亞）。謝渥一向對文化大家尊崇有加，聞胡銓途經臨高，大喜過望，不顧有人猜疑誹謗，親自恭迎胡銓，接風洗塵盛情安頓。兩人政見相同一見如故，遂成莫逆之交。胡銓應邀在臨江書館開課講學，熱情傳播中原文化，使臨高一時士子雲集、文風大振。胡銓見學館四周茉莉芳菲，便賜名「茉莉軒書院」，還寫了《題茉莉軒》的詩，謝渥自是拍手稱快！

有了胡銓這塊金字招牌，「茉莉軒書院」名聲大振。來自富羅鄉博頓村（今新盈鎮頭東村）的青年戴定實，受胡銓教誨，學業飛進，後成臨高史上第一位舉人，他還與另一學子王良被朝廷選入吏部就職。茉莉軒書院因此名聲遠播，先後培育出進士劉大林、探花張岳崧、大詩人王佐等29名舉人及數十棟樑才，還引來儋州、澄邁等地學子前來攻讀，使臨高名揚瓊島。相傳當時戴定實曾稟告胡銓，說家鄉吃水困難，謝渥便陪同胡銓親臨博頓村察看地形、聽風辨霧，忽聽地下「瀚然泉聲」，村民按胡銓所指，果然開挖出一眼水井，泉水清澈充沛，胡銓將它起名「澹庵泉」，從此解決當地民生之苦，百姓對胡銓自然感恩戴德。晚年戴定實還鄉，仍對胡銓和謝渥恩德念念不忘，立下「澹庵泉」碑永作紀念。

臨高茉莉軒書院遺址。 作者提供

我去新盈鎮頭東村察看了那口「澹庵泉」老井，當地人稱「官井」。八百多年過去，官井泉水依然、水清如舊，成為臨高古八景之「澹庵泉跡」。現代詩人謝卓石有《澹庵泉井遊》云：「偕朋探古樂心扉，官井晶瑩漾翠微。往昔雄飛銘頌賦，而今盛世建青碑」。謝渥對臨高深懷感情，日久他鄉成故鄉。致仕後他不回福建老家，選在臨高城南一個村莊安度晚年。三個兒子受其影響，也熟讀詩書，成為學有所成的廩貢生。為紀念謝渥，人們將該莊更名「官位村」。

謝渥去世後就埋在村頭一片叢林裡。我們沿縣城南文瀾江穿過幾條街巷，在錫祥村找到簡陋的謝渥墓，墓碑為清代重建，碑文密密麻麻記載謝渥生平事跡，已模糊不清，1991年列為臨高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陪同者說，每年清明，各地謝氏後人都會來謝渥墓前，慎終追遠，焚香拜祭，緬懷先祖功德。謝渥的子孫後來陸續從官位村搬到臨高各地，或遷移儋州、澄邁、海口乃至僑居海外，現在謝渥後裔已逾30代、五六千人之多。至今謝家一族支脈清晰、家譜詳實。無論走到哪裡，後人都會牢記官位村，定期回村尋根。遠在浙、閩和海外的謝氏後裔也素以謝渥為榮。

滄海桑田、時過境遷，茉莉軒書院歷經宋、元、明、清幾代，雖多次修葺、重建和擴建，終因天災人禍，在清末倒塌，如今只留下及根刻有楹聯的廊柱和鐫有「茉莉軒」三字的石碑。但文脈不斷、文風長存，後人一直在茉莉軒舊址傳承香火——如今的臨高中學院內就是當年「茉莉軒書院」遺址。我久久徘徊在「茉莉軒」故地，凝望園內巍峨簇新的教學大樓，遙憶當年書聲琅琅花香四溢的「茉莉軒書院」，不禁思緒聯翩、感慨萬千：謝渥不啻是執政為民的好縣官，也是踐行文化自信的好典範，不禁詠出一詩：

文瀾江水招古賢，
謝公情灑茉莉軒。
重農興教苦亦樂，
澹庵泉跡留美談！

書若蜉蝣

■ 葉 輝

手機拍電影漸成主流

以智能手機拍攝電影已逐漸成為主流了，麥迪文（Matt Damon）亦在以iPhone拍攝的劇情片《瘋．魔》（Unsane）客串，此片由擅拍獨立電影的史提芬蘇德堡（Steven Soderbergh）所執導，據稱全部攝影器材俱可裝在背包；此片為柏林國際電影節參賽影片；上一部備受好評的手機拍攝電影，應為辛貝加（Sean Baker）所執導的《橘色》（Tangerine），僅在首映禮才揭開原來是以手機拍攝。

話說史提芬蘇德堡於1989年出道，首部電影為《性、謊言與錄像帶》（Sex, Lies, and Videotape），極具實驗性質；他遂有此說法：拍攝《瘋．魔》並非要花招，倒在追求電影製作初體驗時的激情；嘉莉霍爾（Claire Foy）在電影中飾演的年輕女人在非自願之下被送到精神病院。

據史提芬蘇德堡所言：「在發行時，我想更換此片名字，但名字沒改成，所以我盡可能長時間保持神秘，儘管被貼上iPhone電影的標籤，而觀眾僅出於好奇才觀賞此部電影，我亦不會為此加以辯解」。那麼，以此種方式拍攝的主流電影何以如此罕見呢？辛貝加所執導的《橘色》就在2015年上映，票房收入為製作預算的8倍，他遂坦率表白：「我其實很擔心菲林死亡，無論在數碼攝像機裝上任何濾色鏡，亦無法實現同樣效果。」

導演添姆碧文比托夫（Timur Berkmambetov）生於哈薩克，他在2008年拍攝《通緝令》（Wanted），由安祖蓮娜祖莉（Angelina Jolie）主演；電影《個人主頁》（Profile）也曾在柏林電影節上放映，講述記者建立虛假的穆斯林極端分子臉書主頁，全部情節俱在電腦屏幕上展開，且應用Skype與手機，以實現在不同國家同步拍攝。《個人主頁》的故事情節很適合用智能手機拍攝，《橘色》亦如此，1999年，拍攝恐怖片《死亡習作》（The Blair Witch Project）時，攝像機仍是晃來晃去。

他採用同樣方式製作《刪除好友》（Unfriended），並稱之為「屏幕生活」電影；他遂有此說法：「其實人類的故事早已向前發展了，因此為了保持其真實生活，電影中故事亦應與時俱進；導演早已遷居於數碼界面，交互離不開手機與平板電腦，事實上，世人在睡覺時也拿着手機。」

此名導演計劃僅以手機拍攝一部電影，此為電腦屏幕版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（Romeo and Juliet），「此外，如果可在屏幕上攝製災難類電影，我會很開心，因為如果發生可怕的事情，當然我不希望發生災難，那指向觀看方式，不管世界發生何事，世人不就是任意拍照而再上傳嗎？」

儘管技術已有所進步，史提芬蘇德堡承認即使到了2018年，他亦需要一個適合用手機拍攝的電影項目，《瘋．魔》此部暗含廉價劣質電影意味的心理類恐怖片似乎正合要求，他有此解釋：「我想好處為可以在數秒內將鏡頭放置於任何場景中，幾分鐘內就可翻看了，那就可鎖定一個場景然後不停拍攝；但有一點確實難以控制，那就是手機對晃動似乎太敏感了，而傳感器亦很小。」

詩詞偶拾

■ 李潔新

人民大會堂禮讚

序：人民大會堂，面對天安門廣場，莊嚴神聖，偉觀巍峨，氣勢雄壯。這裡是召開國家重大會議的場所，亦乃接待各國領袖之重要聖地，時常吸引着全國人民與世界之目光。

擎天巨柱豎門前，幾多盛會春夏來，
雄偉挺拔玉色鮮。燦爛歷史添新篇。
琉璃畫簷吐紫霞，國政大計這裡定，
雲錦絲毯繞廣殿。巧撥乾坤力無邊
金磚銀瓦藏故事，日月似梳增瑰色，
銅壁彩牆洪聲傳。華燈明亮夜不眠。
南雄北傑常相聚，惠風歡奏迎賓曲，
廣舒宏願智慧展。外邦領袖如輪轉。
寬闊廳房鑲明珠，神聖會堂矗廣場，
連廊處處有洞天。紅旗撥雲彤潮捲。
寶光廳蓬金星燦，大國光輝耀山河，
掌聲如潮豪情添。民族英姿世間羨。

來鴻

■ 翁秀美

十個一千年，我也願意等

日前在一個浙江綜藝節目上，意外地看到了電視劇《新白娘子傳奇》中的三位主演：飾白娘子的趙雅芝，反串許仙的葉童和飾小青的陳美琪，三人現場同台表演，經典再現，將所有人一下子拉回26年前。

一聲聲「仕林」的呼喚，許仙與小青相繼出場。陳美琪俏麗如昨日，葉童一身藍衣，手執雨傘，眉清目秀中，多了穩重與成熟，也多了愁腸百結。一時間恍然如夢——許仙真的回來了。

許仙言談中眉頭深鎖，淚難自抑，他和小青不許兒子挖乾西湖水救母親，要以百姓為念，選擇等待。舞台劇情始終與當年的電視劇回顧相銜接，將那時的一點一滴與眼前融為一體，讓觀眾從視覺到聽覺都彷彿置身昨日。當千年之後，屏幕上白娘子從雷峰塔裡出來，與兒相見。舞台上趙雅芝也從門後現身，見小青與嬌兒，我們心目中永遠的白娘子堪為女神，容顏不老。此時，許仙仍沉浸在自己的思緒當中，小青作法下雨，許仙下意識地撐傘，熟悉的歌聲緩緩響起：

啊……啊……西湖雨又風，雨傘是媒紅，相呀會呀斷橋中，清明佳節雨濛濛，同呀船呀兩相好，一把紙傘遮嬌容，見你穩呀重呀見你君子風，少年書生志氣好，誰知你呀就是當年救命的小牧童……

白娘子輕輕走到許仙身邊，拍了拍他，許仙轉頭，四目相視，驚喜交集中，淚雨紛飛！

——「娘——子！」

——「官人！」

時光如梭，多少曉風殘月都過了，多少美景良辰都誤了，如今終得相見，這一刻，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噎。全場掌聲經久不息，我想很多人都激動流淚了，至少我是淚眼朦朧。還有比這更令人動容的嗎？白娘子感動地說：「官人，多虧了你苦等了千年，感動了天地，我才能夠回到人間，一家團圓。」許仙話語平靜，一字一句卻是瞬間炸心：「娘子，只要能夠再見到你，哪怕是一千年，十個一千年，我也願意等。」

這是人間最美的情話麼？這是愛情最美的初心麼？長情的許仙終於等來了多情的白娘子。當「千年等一回」的旋律響起，白素貞唱着：是誰在耳邊，說，愛我永不變。一旁的許仙報以微笑，邊溫文地以袖拭淚——千年等一回，我無怨無悔——這細節，太好，太好。與仙（妖）相比，凡人的癡心等待是多麼的艱難可貴、蕩氣迴腸！

26年前，《新白娘子傳奇》給一代人留下了童年和少年難忘的回憶，且不說花容月貌的青白二蛇，單看葉童反串的許仙形象深入人心：眉目如畫，彬彬有禮，憨厚樸實，仁愛濟人。可以說葉童之後，再無許仙。今日有幸觀看葉童的入心表演，也再次相信，千年以來傳統愛情的純粹模樣：是要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；是願得一心人，白頭不相離。

從前慢，從前的時光慢得只夠愛一個人。而從前的從前的從前，時光慢得可以用一千年＋來等待，來相守。

白蛇傳最初為人蛇之戀，因蛇為異類而被鎮壓。經過一代一代人用自己的喜好和願望逐步修飾與潤色，白蛇的故事越來越接地氣，成了堅貞不渝的愛情的象徵。這也和中國傳統的愛情觀相契合，並深深地走進每一個人的內心。

人生，永遠是喜樂悲辛，啼笑並行。愛情，是人間永不褪色的主題，從明眸皓齒到白髮蒼蒼，我能愛你就好。現實中，未來不可預期，當愛人說出「愛你一萬年」，我們仍然醉心這份美好的承諾。人生不滿百，怎能愛萬年？但若真有萬年，也就是十個一千年，我想，這世上，並不會只有一個癡情許仙。

浮城誌

■ 星 池

這麼靠近

火龍愈燒愈猛，連綿數里，展現吞噬整個山頭的氣勢。縱然時間逝去，被人們努力撲救，已不復當初的強悍，卻快要蔓延到屋邨。居民倚窗觀看火龍在起舞，灰燼卻隨風飛散，快飄進室內，須趕緊關閉窗戶。山火看似在遠方，其實原來可以這麼靠近。

甫踏進三月下旬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正在生效，此時，屯門藍地有一山坡燃起了火頭。消防員接報到達現場處理，可惜，於天氣極為乾燥、風勢頗大及附近水源比較短缺之下，救災並不容易，火線因此不停蔓延開去，未能受控。由下午到晚上，儘管相關部門努力撲救，火仍是非常兇悍，無情地焚燒一切，讓一片翠綠慘變成焦黑。住在附近的邨民，為保安全，一度要疏散逃離，而居於遠方，能夠眼觀山火的市民，則無不驚訝這條達三公里的火線能夠如此震撼，熊熊燃燒的烈火，把夜幕染成紅色。整晚，火尚在燒，雖則有減弱跡象，可是，山火仍能迎接破曉，且隨風延至良景邨對上的山頭，更有愈燒愈烈，撲到屋邨範圍之勢。

這時候，還在安睡的鄰近居民難免會被愈加頻繁的直升機聲音吵醒，皆因火場的面積已愈來愈大，火線分散於不同位置，於是飛行服務隊派出多架超級美洲豹直升機，不斷來回火場投擲水彈協助救火。縱然如此，持續的乾燥天氣確實增添滅火的困難，火看似快將熄掉，卻易死灰復燃，一天逝去，山火仍未全然熄滅。起火達三十多個小時後，火勢受控，但還有零散火頭，並且煙霧不斷冒出。火場曾逼近屋邨，居民除了遠看直升機投擲水彈，更可近距離圍觀消防員駕消防車駛至，向山腳位置射水滅火及降溫，甚至能目睹他們帶上裝備到達山腰救火，非常艱辛及危險。經各方面的努力，於再度入黑之前，終能救熄是次山火。火之舞蹈表演，終須落幕。

後來據報，飛行服務隊共出動了十一架直升機，共擲下一百多枚水彈。山坡被焚燬的面積難以估計，猶幸沒有帶來傷亡報告，必須為撲救是次山火的消防員、飛行服務隊及相關人員致萬分敬意。天災難料，倘若是人禍，該盡力避免。大自然與人類，山火和我們，其實原來可以這麼靠近。

生活點滴

■ 吳翼民

微笑的天使

年歲漸高，經歷的世事——尤其是生離死別的事愈來愈多了，比方說，似乎每年都會去殯儀館送別逝去的親朋好友，有時一年會去上幾次，這是人生必然會遇到的悲哀之事。去的次數多了，對於這樣的悲哀之事也習以為常了，想穿了，每個人一來到這個世界就注定許多許多年後會離開這個世界，如果說婦產科的產房是人生之起點，那麼殯儀館就是人生之終點。人生的軌跡宛若一個圓形，有始有終，始即是終，終即是始，天馬行空、波瀾壯闊轉了一個循環，難免要回歸到原點。所以豁達的人生就是坦然面對生死，——知死者生、知死者樂，一如趙樸初《臨終偈》所言：

生固欣然，死亦無憾，
花落還開，流水不斷；
我今何有，誰歟安息？
明月清風，不勞尋覓。

是啊，生是快樂的，死也沒什麼遺憾，像花落還開，流水不斷，人生本宇宙過客，唯精神像清風明月那樣長存，是不勞尋覓的呀。

去多了殯儀館會使人透悟了生死之道，透悟了人生的價值，既然人人難免此途，也就不必為逝者過分哀傷。然而，基於人之常情，送別的人們在逝者面前撫想前情，撫想自己與逝者的一幕幕交往的往事，仍會悲從中來，感情的閘門一下打開，悲傷的哭聲和淚水決堤般湧出，這當兒，我總能感覺到一旁的殯儀館工作人員必定凝重站立，向逝者的遺體默默致敬，向逝者的親屬默默致哀。這是他們的職業操守所規定之規範的表情，餘者，他們的表情除了微笑還是微笑。

如今從事殯葬工作的年輕人愈來愈多，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也愈來愈多，並且這個行業的女孩子也愈來愈多，居然不乏高顏值的女孩呢。譬如不久前我岳母仙逝，全程接待陪同我們家屬的就是青春美貌的小X姑娘。

小X姑娘是位本科畢業生，入得此行已然五年了，初入此行確思想有過波動、曾幾次想跳槽改行，但當看到一撥一撥喪家對她十分尊重，一級一級領導對他們這批年輕的「入殮師」格外關心，社會對這行業愈來愈尊重理解，也不排除這一行待遇明顯高於其他行業，她最終留了下來，全心全意適應這個行業，努力做人民群眾需要和滿意的「入殮師」。我初接觸到她，第一個印象就是她真誠有度的微笑。

她微笑着導着我去辦理各種各樣的手續，她微笑着導着我到停屍房瞻仰經過化妝後我岳母的遺容，進得停屍房，一番凝重，三個鞠躬，然後把一朵朵鮮花和一片片傳說中的黃紙關牒鋪滿在遺體的四周，因為追悼會即將開始，親人們瞻仰遺容的時刻即將到來，她要把逝者最終最美的瞬間展示給至愛親朋。此時我會感覺得她彷彿就是散花的天女，一番散花後正執拂引導着逝者徐徐走向永恒的天國。說實在的，此時此刻我內心是沉重的，也是悲傷的，眼眶裡飽含着熱淚，但在「入殮師」小X的一舉一動中，我感到了逝者的尊嚴，我的悲傷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緩解。

追悼會也由小X主持。她的神情異常端莊，語調十分沉重，與我們一樣沉浸在失去親人的深深悲痛之中。她井然有序把握着追悼會的節奏，使追悼會開得肅穆莊重，讓逝者得到安息，讓生者得到寬慰。喪事辦得隆重而不草率，乾淨而不拖沓。等到一切辦妥，當我們送葬的隊伍離開殯儀館的時候，「入殮師」小X站在停車坪微笑着向我們揮手道別呢。

微笑的「入殮師」，微笑的天使！